



2017年10月26日 第2期

涛声·啸涛篆刻书画会画报

TAO SHENG NEWSLETTER

MCI (P) 031/10/2017

印·象

《印·象》啸涛篆刻展

穷极一生追求阳光

开心心目中的桃花源

游心于艺五十年

古趣巧玩：看陈信中的篆刻

从“黑牡丹”说起（续完）

糊边琴话

新日交会·水墨交融

《新日水墨画交流展》汇报



《印·象》 啸涛篆刻展

古来人 张财手记



借古开今¹

今年八月五日至 九月三日，本会与吉隆坡东方人文艺术馆联办《印·象》啸涛篆刻展，并在其展览厅举行；协办单位是马来西亚草堂门金石书画会。

这个跨国的纯篆刻艺术展，共二十三位参展者，即陈建坡、曾纪策、郑木彰、胡财和、陈振文、何梅田、邓列成、张财、李巡兴、陈朝祥、苏宣石、陈韵森、陈信中、戴文标、尤东暉、张爱强、黄琪、郑淑芬、陈晓薇、卓志豪、黄淑华、程儒颖及王瑞锋。展出近二百件篆刻作品，除主要的石章外，还有陶印及木制印章。

篆刻源自几千年前的压印纹样，后来宗法秦汉主流，各朝发展，到明、清文人治印的鼎盛时期，至今脉络分明。中、港、台甚至日、韩一带因中华文化源流及书画用印，篆刻较为普及。但在本区域，生活环境及语言教育的不同，这门技艺实属冷门。基于对篆刻的热爱，觉得该落实更多的工作。在新加坡，回首2002至2008年期间，两年一度连续办了四届的《新加坡印人作品展》。之后啸涛每年的会员作品展，都必展篆刻，特别是近年更重点推广。除展览外还积极开办工作坊，每月一次的篆刻聚会及在院校推动学习班等。近年，多位会员也举办了个人篆刻作品展，这在本地并不多见。

马来西亚方面，十五年前曾办《第一届全国金石篆刻交流展》，展出印稿挂轴，之后不复办。笔者定居南马，看到自家广阔土地上，篆刻如飘絮零星散落，不如彼岸那样的集中推动，总想做些什么……

2015年，六位啸涛同道因缘受邀举办《新·马跨文化交流篆刻展》，展出形式鲜明，突出印章、印材的丰富面及独特性，并结合现代家居环境与陈设铺排等，极具意义。这次交流展带出我们的盼望，篆刻印章在我辈所处的当代社会应该是不落俗套的。可探究的元素很多，如在不同区域展现多元风情，让小小方寸承载更具时代意义、更丰富的文化讯息及精神内涵。或许也可以大胆的借古开今，推陈出新！就这样，笔者与多年老友陈信中策划，啸涛师长的呼应之下，终于将篆刻展带到吉隆坡都城。因此机遇，新、马同道可提升篆刻艺术的交流探讨，并让马国爱好者一饱眼福。

¹ 苏宣石 《借古开今》



《印·象》全貌 一切准备就绪



开幕前夕星洲日报记者来访



开幕现场 热闹非凡



开幕篆刻分享



画家黎农生、曾昭承及蒋才雄到场支持



信中向参观者讲解篆刻作品



一堂欢笑²

八月四日，以荣誉会长曾纪策为首，会长郑木彰、副会长胡财和等一行十余人，在理事黄淑华打点安排之下飞抵吉隆坡。航程虽短，但清晨班机，也得和衣抵风露赶早出门。到达后不见疲态，大家精神焕发，用了早餐马上投入最重要阶段的布展工作：对石查稿、贴粘印蜕等；谈笑间分工合作，终于呈现《印·象》全貌。下午三时，也迎来了星洲日报的记者专访……这是啸涛团队一贯的作风，处理展览工作皆默契融合，群策群力。

八月五日下午二时开幕，老中青故友新知相聚，满堂欢笑。观“印”叙旧，谈天说“象”，激荡心扉。东方人文艺术馆执行总监庄立康先生致词时，对啸涛篆刻展新颖、完整而多元的展出方式及可观性，给予赞赏。紧接的分享会，由曾纪策、胡财和、陈晓薇及陈信中代表，东艺馆名誉馆长陈韵森主持。大家聊自己的篆刻梦，治印感知及期许。当时，知名的马来西亚金石书画诗联学家夏振基先生及资深书画家余斯福先生也受邀上台分享。聊开之后，红酒助兴、点心下肚，众人热聊热谈天说地；印章艺事，午后闲情，十分温暖。

隔天，八月六日下午的篆刻示范会，由陈振文、何梅田、邓列成、尤东暉及程儒颖奏刀。这是第二场交流活动，与马来西亚篆刻艺术爱好者互动学习，让大家观赏几位印人的刻章过程，也为不久后的篆刻工作坊“造势”。刚从香港展出归国的草堂门金石书画会会长谢添宋博士亦出席相聚，寒暄、玩印、题赠画册，舒心尽意。傍晚，草堂门宴请助兴。

难得开幕后留下的朋友，之后去吉胆岛写生旅游，继续丰富行程。

² 邓列成 《一堂欢笑》



参展会员大合照



象外之意³

《印·象》展品大部分为石质印章；除主要产于中国的福州寿山石，还有浙江青田石、内蒙巴林石、浙江昌化石、广东绿石、西藏石、高岭石、萧山红、端砚石及近年较常见的印度石、老挝石等。而陈建坡老师及笔者皆以马来西亚所产的南山石参展。总体而言，篆刻材质应用不受局限，也是一种探索的意图。比如，胡财和以独有的陶印参展，把篆刻、陶瓷和雕塑三种艺术形式结合，融汇东西方文化，大胆创出如微型雕塑之陶章。塑形、各种陶制工艺如乐烧、熏烧、釉变等乐趣，因不可预知的成果而耐人玩味，作品也常予人意外惊喜。而来自马六甲的陈信中，常穿行于古城老街，逛古董店、跳蚤市场，搜罗硬木制品和家具，转换材料来改变刻印风格。喜欢从不同管道，包括浏览新媒体，脑力激荡出创意无限的图案造型，赋予木器新生命，创出不同形制的“木印章”和“橄榄核”印章等。

篆刻展作品皆为“闲章”，刻制内容即诗词、成语、俚语、名句、吉语、座右铭等文字印，以及丰富有趣的肖形图案。值得一提的是，啸涛新生代会员卓志豪以吉隆坡地标双峰塔、黑风洞及马六甲红教堂入印，刻出现代造型。同是篆刻新人程儒颖试以版画技法刻趣味动物生肖印；陈晓薇、郑淑芬虽以古文字入印，却呈现出当代结构风味。有者似英文商标，或古罗马文，古中寓新。还有大气稚拙的黄淑华，朴实的黄琪及尝试以草书刻边款的王瑞锋，皆刻印不久却勇往直前，令人赞赏！

其他方面，郑木彰以画中常作的“木瓜鸟”变化出一系列不同形态的“木瓜鸟肖形印”，艺术性浓。笔者与信中亦尝试合作两组印：其一是酸枝木与南山石的组合——“坐井观天”；其二则是中国菜花冻石及马来西亚南山石的组合——“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当然还有资深印人陈建坡、曾纪策、陈振文、何梅田、苏宣石、邓列成等沉稳压轴。表现意味隽永的古玺文，具情趣的鸟虫篆、窗花篆文等。新旧构成交汇，爽利的线条、厚重凝炼的冲切，信刀所至，恢恢游刃，玩味象外之意。

³胡财和《象外之意》



王瑞锋的草书边款



卓志豪《双峰塔》



卓志豪以老挝石刻吉隆坡地标



张财与陈信中合作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陳建坡《君子好逑》



程儒颖《幸福一家》



程儒颖所刻印面具版画意味



陈振文《追云》



风追云（峨眉石）



黄淑华用仿古穿绳钮石章治印



何梅田所刻巴林石



何梅田《应无我相》



陈韵森所刻巴林石，纹彩流动



黄淑华《十字路口》



胡财和《当真》



郑木彰《自在》



郑淑芬《茅草屋》



苏宣石自制风狮钮章（老挝石）



胡财和 陶印



大费周章⁴

此次篆刻展，东方人文艺术馆提供场地，可惜硬体设备不足，考验策展工作。信中兄在马六甲请熟络的制框老友，特别设计数十个玻璃台罩，两种形制。还有三种不同大小的厚框，皆以夹宣包裹，呈现出立体感，视觉效果也新颖协调。这种不是单纯以印轴及橱柜的展示法，可以将不同印人的作品分开再根据视觉效果排列组合，展现较不沉闷的变化构成。这是打破单一以个人风格呈现的传统展览概念，着眼大观。虽增加不少工作，特别是现场分组筛选、排列布局，再剪贴印蜕、配上标签。印章小而花精神的细活，皆费神耗时，大费周章。

构思有了，也得提早分批将展览“配备”载往吉隆坡。硬件集中后，笔者、陈信中及戴文标从八月二日开始装置工作。还好有草堂门会员及东艺馆员协助，加上最后啸涛大军到来，至八月四日晚上十点，几经查看，才告完成所有展览细节。

往来好几趟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的搬运，不管成果，一股冲劲想做出不一样的事情，也让好多人被拖累而几乎陷入忙乱。所幸一切顺利，展览评价亦令人鼓舞。相视回眸，皆不禁莞尔。

⁴戴文标《大费周章》



佳颖、信中和儒颖贴粘印蜕



信中及文标进行装置工作



篆刻工作坊：宣石、文标及列成尽心尽力指导



篆刻工作坊：梅田、韵森顺道给小朋友介绍



篆刻工作坊 反应热烈



张财给东艺馆篆书班学员导览



学生完成自己的印了



韵森给中学生导览



中学生工作坊，成功！



部分学生试刻成果



点石成金⁵

在传承及推广工作方面，除了开幕后的篆刻分享及示范活动，我们也在期间策划三场工作坊。第一场给私立中小學生及巴生中华独中学生导览试刻，共吸引四十三位师生参加，学生非常主动，反应热闹非凡。个个虽是第一次玩刀，却皆有所获！

第二场是与协办单位草堂门金石书画会会员交流，让这些大多有基础的朋友们加深篆刻概念，刻出适合的书画自用章。第三场成人工作坊，收费性质，也成功吸引三十二位参加者。苏宣石、何梅田、邓列成、张爱强、卓志豪、程儒颖、陈韵森、陈信中及戴文标负责指导，给初学者指引篆刻入门之道。至于是否点石成金，志在个人。

工作坊的成功，让我们明白推广的必要性。许多人想踏入篆刻艺术的门槛，却无途径可寻。特别是这次活泼单纯的中学生篆刻工作坊，加强大家探索把好玩的印章带进校园学习的可行性。若可配合篆刻展导览介绍，集中分享，就更具意义了！

⁵陈朝祥《点石成金》



信步寻梦人⁶

《印·象》海啸篆刻展圆满举行，不是单靠二三人之力，而是整体海啸会员的联结互信，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推动。其中宣石兄负责篆刻印集的排版；专人录制剪接的宣传短片；还有其他默默耕耘付出者，皆功不可没。马来西亚平面媒体星洲日报及中国报在副刊作专题报导；笔者与尤东晔、陈晓薇也代表接受 CITY PLUS《环球直通》电台访问，加强宣传。这些工作，诚如财和兄在篆刻集序文所言：“是为了让这次的展览与活动，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记，以便为将来的发展，作为可追溯的痕迹。”

展览虽告一段落，稍作休止，并非终点。大家在思考下一个计划，相信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想法，可以落实。只要大胆追梦，将无所畏惧！因此，但愿一生都做篆刻艺术的痴迷者，信步寻梦去。。。

6陈晓薇《信步寻梦人》



电台专访



张财与尤东晔、陈晓薇接受CITY PLUS《环球直通》电台访问



卸展开心 继续追梦

穷极一生追求阳光

——访海啸篆刻书画会资深会员赖瑞龙

文 / 陈维彪

“阳光”

说起一幅好的水墨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赖瑞龙除了提到笔墨和线条的追求之外，作品里一定还要有阳光，一幅水墨画里的花草鸟虫如果依循阳光的自然规律，就能让观者感觉舒坦。但什么叫做画意中的阳光？要如何将阳光体现在画纸上？

我与海啸副会长胡财和到赖瑞龙坐落在里峇峇利路朝阳会馆的画室见面。门外种植盆盆花草，漫不经心路过者，是不会发现这里原来是间画室。画室空间不大，不过却藏满了许多画册和个人墨宝。墙上挂的是赖瑞龙昨天刚完成的纯水墨莲花作品，笔触厚实刚劲，显露出画者坦荡的气魄。我请教他，让他总结对水墨画这个博大精深的画种的想法。

他说，每当学生或朋友捎来一幅画时，他第一眼会看看画面有没有阳光。所画的事物要有阳光：“这是自然心理的阳光，也是符合现实的阳光”。“一朵花，一条线要有阳光。这是自然的生长的趋势。画家必须了解宇宙万物怎么适应阳光，追求阳光，而这个仿佛道教提倡的‘道法自然’。线条若是乱七八糟，不符合阳光的规律，就不会感动人，线条僵硬无趣。”

而“表现阳光”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绘画境界要如何达成？无需说，这是画者长年积累实战经验，反复研习思考所形成的底蕴。

练功以及启蒙过程

今年71岁的赖瑞龙每天几乎笔不离手，不然浑身不自在。即使不画画，也会写写字，不让画笔生疏。闲余时分，就会玩玩花，修剪叶子。

他绘画写字时是很忘我的。他的老师曾经对全班同学说，“学画就要像瑞龙，宣纸一买就是两三百张，你们一张分成八段，怎么行？”殊不知其实是一位杂货店老板的中国供应商配了些纸给他，无处可置，全部堆在赖瑞龙的家里，让他慢慢画，钱不用立刻还。赖瑞龙画时很陶醉，一张一张地画，很快就画完三百张。没想到杂货店老板年底竟然来收钱。谈到这段经历，他说“想到就苦！”



赖瑞龙《松鼠松树》



赖瑞龙 《静塘逸侣》

自小杂学旁收的他，很多中华文化的知识是耳濡目染而来的。目不识丁的婆婆小时候对他管教甚严，也让他背诵千字文。在潜移默化之下，婆婆的“背诵教学法”竟激发起赖瑞龙对华文的兴趣与语感。他也常到会馆看画，翻杂志自我学习。

另一方面，说起他正式的童年教育，他可是直言“坎坷”。他早期在“山芭”学校读中文，但爸爸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又让他转校读英文源流两年。不过婆婆害怕他读英文书“不认祖宗”，就逼迫赖爸爸让赖瑞龙重新报读中文学校，他就转到“黄埔中学”去，也因此认识了第一位启蒙老师范昌乾。这名海派先驱画家对他影响深远，为他打下扎实基础，造就他厚润华滋的风格。

尔后，已擅长水墨的赖瑞龙为了多方面进修，18岁那年和朋友报读两年制的南洋美专西洋画班。第二位影响他深远的即是在美专结识的恩师施香沓。他时常去旁听施香沓的课，也会拿画到他的家给他过目，听他的意见。

他30多岁又因一次因缘际会，经中国艺术评论家刘奇俊的推荐，结识了第三位启蒙老师，岭南派大师赵少昂。为了上赵少昂的课，赖瑞龙专程飞到香港居住数月。回国后，他也几乎每个月都会邮寄作品到香港，一直到赵老师去世方止。

初试啼声

从事水墨画事业多年的赖瑞龙初入社会时并不是全职画家。他的工作主要是平面设计。他出售第一幅画的经验是非常有趣的：他为了要帮纯艺画廊的老板 Della Butcher设计名片，到她画廊洽谈时，刚好看到挂起来的中国画，心里想“这些画也可以卖？”于是他向老板毛遂自荐，隔天早上拎了几幅画过去，中午就卖掉了一幅。他从此就对自己的

作品有一定的信心，和画廊长期合作办展，之后还赴澳洲、英国等西方国家展览。

当时西方国家对水墨画没有明确概念。有一次，他得时任国家画廊主任蔡荣恩的介绍，到芬兰参展，许多外国人从没有看过挂轴的画，不懂应该如何鉴赏。他们也很好奇，那么寥寥几笔就能完成的作品，速度那么快怎么会有价值。赖瑞龙总会告诉他们，这是20年、30年的积累，加上15分钟的挥毫，怎么算草率呢？他指出，毕加索曾经和张大千说，艺术就在东方。像巨古的半坡图案，在视觉上就很有画面感，令人震撼。毕加索的简笔画也极富东方特色。

教学的赖瑞龙

赖瑞龙在绘画之余，也致力于推广水墨艺术。他早期骑着摩托车去经禧联络所教画，有时即使知道只有一个学生能出席，还照样前往课堂，乐此不疲。

问起教学经验，他说水墨的教学要和文化知识的分享相辅相成。他发现，不论是国外还是新加坡，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画为了社交、和朋友聊天喝茶的人多，专心学画的少。另外，有些老师会要求学生不断临摹画作，但没有注重理论的基础，也不教诗词歌赋，没有文化上的熏陶。学生因此“写生”变成“写死”，一辈子不懂散点透视，也不知道水墨画的精髓之所在，连重要的画家是谁也不懂，只懂得机械化地绘画。因此，他教学时总会有意识地避开这些误区。

赖瑞龙说，其实水墨画是不趋于型的：“像陈文希，他虽然看似写生，但每一个角度和神韵都很特别，甚至连猿猴的屁股和脚底也捕捉得淋漓尽致，是心灵的写生。他未必在写生，但构图和形态却符合写生的标准。有些画家的写生却把对象当成模特

儿，没有生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在美专教画时，坚持要每个学生在学期内负责研究一个画家，然后12个学生轮流呈现。他说，这样的上课方式除了能够加强学生的研讨能力，也加深课程的内容，效果不错。

水墨画在新加坡的未来发展

和赖瑞龙同班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没有继续钻研艺术。他坦言，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商业化，追求效率与速度，环境是更难造就画家了。但是，他认为画家只要不过度追求物质，多一些修养，多一份坚持，还是能有成就的。一个画家除了能力以外，也要有股傻劲。

另外，他也强调，“新的（内容和技法）有新的舞台，传统的也有其内在的突破点。水墨画的发展有突变、有渐变。北京早期也不太认同潘天寿的画，还给它们取了难听的绰号，称为“牛屎”！他们觉得潘天寿的画黑压压的，很像一坨一坨的牛粪。其实潘天寿当时没有太多的画册可以做参考，有的是一本芥子园的画，也是纯水墨的，他就在其中求变求精，变成自己的面貌。后来他的作品被画坛所认可，发挥影响力。说明了每个时代和艺术进程都有不同目标等待我们追求与探索。”

其实水墨画在新加坡已不是纯粹的中国画，而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瑰宝、弥足珍贵的艺术。他对新加坡水墨画的发展前景是喜忧参半的：目前有越来越多30岁至50岁的新加坡人开始体悟到水墨画的美，了解到他们那一代遗失了许多，正努力地补回来，很支持水墨事业，有水墨功底的也很认真地练笔。但是他也害怕新一代排斥华文，在家只讲英文，无法了解并爱上这个博大精深的东方艺术。

总结水墨绘画经验

赖瑞龙总结，绘画说到底就是追求真善美。美是多层次的，但主要得让观者感觉有亲切感。他也认为一幅画的好坏，首先要让内行人觉得好，符合传统的标准：写意水墨画追求线条的美、笔墨要轻重得当。这么多年来，他身体力行，坚持不依赖墨汁，而是用墨棒磨墨，并且还是以四只墨棒捆在一起，松墨油墨并用。这虽然很耗时，但他觉得效果比化学墨汁来得浑厚灵透，不浮肿。

我向他请教下笔的原则，他以“宁藏不露”四字作为开端，并耐心地向我解释：“羊毫笔笔触厚重，但吸墨量强很容易水分过度；狼毫属于硬毫，笔触浮在纸外，爆发力强但不润不耐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画花卉时应使用柔软的含水分的羊毫，画枝叶可用于处于软硬之间的兼毫，画大荷叶则用大羊毫取其厚润效果。原则就是‘硬笔要画得软，软笔要画得硬’，要懂得‘藏’。例如，狼毫笔画出的效果很泼辣，但有经验的画家绘画时懂得不外露，拿捏得当。”

另外，他坚信，画家一定要画自己想画的情景物，不能成为传声筒，也不能做“样板戏”。画家要对自己的东西负责，付诸真情。这样的原则听起来十分简单，但实际操作是知易行难的。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还是归回到赖瑞龙反复提起的美学标准：“表现阳光”。在时长两小时的访谈中，“阳光”二字的出现，不下十次。对不是专业画家的我来说，“表现阳光”的概念还是太抽象的。我遂请赖瑞龙帮我这个门外汉拨开云雾，多讲几句。赖瑞龙二话不说，提笔示范。只见几秒钟内，笔走龙蛇、舒卷自如、竹子曲直有致地在画纸上诞生。

他说，如果依照阳光的趋势，往上的树枝会多，往下的树枝会少。“我们今天把树枝移开，明天它还是会向着阳光生长。而就连周边的动物也会遵守这样的自然道理。画鸟，眼神要呼应，开合聚散之间也要声气相通。所谓‘向阳花木早逢春’，水果裂开的方向也向着阳光，被叶子遮到的就显得没劲，画家要懂得顺其自然，往上多，往下少。”

然而，他提醒我，提倡阳光并不是发挥想象力去穿凿附会，比如表现生命力的阳光代表希望，代表未来等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在绘画背后加入大道理，讲述世界大事，这些就变成花俏了。他说“有些画家要打坐三小时才作画，真的会有帮助吗？有些则指他的画有气功能够医病，我想画画应该没有那么玄乎吧。”

“好看、符合水墨美学标准，令人感觉舒服、有阳光，就是一张好画。”





开创心目中的桃花源 ——访李福茂老师

文 / 潘汉耀

初识啸涛发起人之一的李福茂老师，是从观赏他精细的工笔风景画开始。从报刊上得知他10年才办一次个人画展，至今仅办过两次，分别为2000年《兴寄烟霞，拈花微笑》展和2010年《花影游踪》展，可见他耕耘道路之艰辛。此次有幸与李老师交流，发现他细心温和，不食人间烟火。1981年，他凭工笔胡姬花画作荣获“新加坡国家文化奖”后从不张扬，虚怀若谷。在访谈中阐述心路历程时，他兴致勃勃地比手划脚，语音抑扬顿挫，充分展现了他对绘画的热忱与激情。

登门造访当天，迎接我的是李福茂老师这个“爱花之人”的花圃，其中植物种类甚多。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人物画以及一幅潘受先生赠予他的春联——“柏叶又倾新岁酒，梅花同是去年人”，内容也与花相关。同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堂的木制家具、古董、佛像、陶瓷塑像等。他说那些都是他先父的收藏品；可见父亲所爱之物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父亲的敬爱。如李老师的学生所评价：李老师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虽然他经常梦想能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收集素材、写生、练画和创作，但无奈身不由己，在父亲生病的那些年，他始终守候在旁细心照料。直到父亲过世，他提早退休后，才有时间投入写生和创作。

秉承传统，勤打基础

谈及自己如何练就画功，李老师推崇且勤于临摹《芥子园画谱》，强调此册是他当初在南洋美打下山水花鸟造型基础的“老师”。如学画竹叶，得先按照《芥》练习“人、个、介”结构，就如学英语必先学字母，学中文须先掌握汉语拼音。之后则需灵活运用基本笔法，才能画得自然。以画一棵树为例，这堆树叶在布局上须有组织、疏密、对立而统一之平衡，用墨上须有浓淡、干湿，用笔上须有笔法变化、轻重、顿挫、虚实。

取材新颖，反映生活

李老师说，很多人都有种既定印象，以为山水画只能以写意画法表现，而工笔画法则不行；也以为国画技法只能用来表现中国式的山水、花鸟。但他回忆道：当年南艺的老师提醒他，既然新加坡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山光水色可参考，自然没



李福茂于画室



李福茂《福康宁山》

法将山水画得富有灵气。那显然近水楼台，他应该有意识地多描绘南洋或新加坡的风土民情。于是，经多年专研，他突破性地以工笔画法表现本土的绘画素材。

譬如，他最近创作的一幅描绘本地日常生活场景，就是以传统工笔技巧表现他住家附近——后港21街的公园某一天早晨，因清洁工工人手不足，常年负责整洁市容的“国家环境局”清洁员工结合了“工人党”清洁员工的力量，联手打扫后港公园的落花落叶，两种制服颜色相映成趣，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此景触动了李老师，让他想动笔记录。又如他描绘新加坡的公园风景与众生相；刻画小印度一带印度籍清洁员工辛勤打扫的身影；在同一幅画中纳入不同具代表性地标的景象，如融合福康宁公园、旧新加坡档案局、婚姻注册局等地标。单是事前收集这些地标，拍照和速写，他就已花去一整个下午。可见李老师从取材到构图的过程有多繁琐和不易。这些虽无《清明上河图》之壮观，但绝对有其气势。他在一大幅风景画中巧妙融合各种写实的场景，构图完全由他创造，在本地史无前例，独具匠心。

重视作品文学性与内在精神

论及他所描绘的中国地区景点，他分享说自己尤其喜欢黄河，黄河的景观一向令他神往，有一天想要完整地画出“黄河壶口”，因为黄河象征着华夏的民族性，仔细观察黄河的浪花，前仆后继，给人的启发很大，可见中国绘画所蕴含的哲理深刻。李老师背诵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并解释古代水墨山水艺术已暗含一个“仁”字，这是一草一木给予人类的启示，也是处世的智慧。他说，许多画家的画中蕴含文学涵义。他对诗词背后的文学意涵敏感，能从山水题材的诗词中取得精神寄托与慰藉，也能领会许多人生哲理与待人处世的道德价值观。他认为，各种艺术其实相通，例如山水中的潺潺流水，对于音乐家的创作也会有所启发。这充分体现了画家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真理。

敏于观察，突破技法

谈及他所运用的山水技法，他分享说，他早年得益于龚贤、清朝山水画代表画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以及故宫收藏宋代画家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其中运用了“雨点皴”等技法给了他许多启发。后来，他结合熟宣的特性，在利用皴法的同时加上水来制造深浅与模糊的效果，创出了自己独特的皴法。

例如，在表现黄河动态方面，李老师认为黄河若使用线条来表现，怕画得像“炒米粉”，滑稽且无法表现其气势和动感。经他仔细观察，他对黄河的动态有了进一步的把握。经技法钻研与试验，他突破性地采用皴法（结合藤黄色和朱磬色）而不勾线。又如在画春天的油菜花时，他翻阅清代李渔

的《闲情偶寄》而受启发——一花无力；一片花海则有力量、有精神。犹如革命一般，一人无力，一群人团结才能发挥作用。最终，他突发奇想，运用水彩画技法中的“喷”颜料来表现这片花海。李老师如此潜心研究如何结合中西绘画技法，从而创出新技法，其创新精神令人赞叹。

搜尽奇峰打草稿

李老师也常到国外体验生活，取材并写生。自1979年起，他的足迹大多遍布中国名山名水景区，以及新马一带的南洋特色景点。综观李老师的笔触所及，他描绘的中国特色风景有：名山，如崂山、五台山、天台山、玉龙雪山；古寺，如悬空寺、灵岩寺、孔庙；名峡，如虎跳峡；名水，如黄河壶口、黑龙潭；名窟，如云岗石窟；名园，如毛泽东故居的枣园等，不胜枚举。此外，他也描绘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如岷江羌寨的部落中的游牧民族。另外，也不乏其他国家的名胜，如日本北海道的雪景等。

此外，他也到马来西亚关丹的海边体验马来人朴实的甘榜生活、海边捕鱼的生活场景；峇株巴辖渔船入避风港与渔夫甘榜生活的场景；还走访了巴生的螃蟹岛、马六甲等地。他很早就起身观察渔夫的日常工作流程。

谈起出国写生的经历，李老师更是津津乐道。过去，在他的自助旅行当中，他经常会选择可入画的地点，并在旅途中拍照，搜集绘画素材。在路途中，他以眼睛捕捉风景，而虽然人的眼睛看到的只有局部，但经



李福茂《海天佛国》



李福茂《关丹海边》

移步换景，他便取得整体印象。至于回到家后需重新构图，他会把这些收集到的记忆碎片整理、拼凑和串联，巧妙结合中国画讲究的散点透视，随自己的创意以及要表达的主题而串连成全景，就如写小说一般。

他强调，描绘风景必须亲临现场，体会场景的气氛和其中的精神面貌。而且，不同性格的画者，感受都不尽相同，画出来的风格和感觉都会有差异。再者，还必须经过多年绘画方面的磨练，否则在技法上只会沦为“笔不笔，墨不墨”。

游目骋怀，有感而作

异地的一些生活场景让李老师印象深刻，引发他将之入画。例如，他见识到独特的山西窑洞乃山西传统民居之一，里头的炕确保住户冬暖，而且当地以驴子作为代步工具。又如宁夏这个回族自治区常有丰富的宗教性质活动；当地人民也辛勤地栽种花生、马铃薯、香梨等。此外，旅游的体验让他注意到，地点不同，种植的树木则不同。如山东种植松柏，韩江种植木棉树，九寨沟一带种植枫树，云南的特色是石林。李老师这方面的知识渊博，因此分享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谈话中，李老师特别提到四幅他特别心仪的代表作品。其一是《海天佛国》，描绘僧侣与信徒前往普陀山的景象。其二是《塞上江南》，描绘九曲黄河由甘肃流入宁夏的雄伟气势。其三是《江南奇山》，描绘位于浙江临安市的天目山上各种古老稀有的树种；其散发丰富的负离子，对呼吸道疾病有良好的疗效。其四是《红旗漫卷西风》，描绘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风毛泽东之令万里长征，翻越群山抵达陕北的情景。李老师还特别强调，此画表达了他崇拜的毛主席与欣赏其诗词《清平乐》中表现的长征经历和心情。这些所见所闻在李老师心中沉淀多时，使他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开创心目中的桃花源

值得一提的是，观画者也给李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回，在画展上，有来自吉隆坡的观展者看出李老师画的是吉隆坡公园的地标，还买下了那幅画，这让他甚喜，仿佛遇



李福茂《江南奇山》

上了知音。此外，收藏李老师的画的客户，有的觉得画面真的给人三维的感觉，仿佛“在纸上旅游”，简直引人入胜。有个客户反馈说：买了他的画之后，挂在家中，放工回来时，看着画作就不知不觉进入画中游山玩水，仿佛晋朝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写自己置身于“心目中的桃花源”，“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确实，李老师认为，不同观者对他的画必然有不同感受，各花入各眼。更何况，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桃花源等待自己开创。

问起李老师是否曾选择“吃香”的题材来画，他表示自己向来抱持“平常心”，只是想着把他生活中向往的美好



李福茂《塞上江南》

事物呈现于纸上，效果好与不好，就留给后人评价。对于他近年创作突破性本地风景画，并不是他苦心经营，而只不过是其所选择入画的题材，别人没想过能入画。

有教无类，循循善诱

李福茂老师教授的彩墨画班每逢周二晚上，于布莱德岭民众俱乐部华族文化中心的课室上课。值得一提的是，班上学员包括早期英校生、日本、印度同学，可见中国绘画是不分国度、种族、语言的艺术媒介；画作中的意境感受是跨国界的。李老师的教法是先让学员临摹老师画的小张画稿，即一个个单独的景物或完整画面的一个局部，如《芥》的教法一般，循序渐进。至于学员是否能描摹出和李老师同样味道的工笔风景画，李老师表示，这得看学生的领悟力、眼光和判断能力。课堂上，李老师会当场修改学生的画作，讲解笔墨技法和意境营造，间中与学员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受访的彩墨画班学员包括：画龄皆超过十年的陈翠春女士、苏美玲女士、陈别龄女士，以及英校生Mr. Chua Yong Choy、印度籍学员Primla。这些大多退休了的学员们都一致认为，学工笔画能修身养性，能随心所欲自由构图布景，甚至能发挥创意，画出心中向往的意境。他们分享道：本地的榜鹅、武吉知马、滨海湾、各大蓄水池等地区都适合入画。而且，作画前需先“入境”，心情开朗放松，有了兴致和合适的心情才能画出味道。对中国画情有独钟的Primla甚至在画油画时，用上了中国画的笔触。

提及李老师的画风，学员们都同意老师的风格和笔触与中国山水画家的有所不同，而且声称近年老师的绘画风格比起过去，确实有转变，而这明显是因为李老师的眼界和心境都开阔了许多。谈到对李老师的印象，学员们都褒扬老师很孝顺、很会煮、很会种花、很愿意传授画功、人也很有福报、淡泊名利。而且，难得他不吝于公开自己的所有技法“秘诀”，花时间示范和传授学生用笔技巧。因此，李老师的学生真是有福，既能学画艺、又能学做人。

承传薪火，提点晚辈

李老师表示，他的绘画班学员多数已步入黄昏岁月，但想要圆年轻时的梦。他们在绘画方面一般要求不会太高，只想找个精神寄托。对于他们来说，要有自己的创新创作或在技法上有新鲜尝试，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不会苛求他们。令他欣慰的是，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学员凭着兴趣，每个周末都去写生。李老师也强调，中国绘画的创作需要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作支撑，没法一步登天。他坚信，每个初学者必须先学“传

爱我所爱，展现真我

访谈结束前，李老师期望民众会积极保留一些创作过程繁琐的文化。例如技巧繁琐的福建漳州布袋木偶戏；又如令人回味的传统美食卤鸭，并且思考那些受保留的文化所具备的特点。挑战是，如何将传统的事物重新包装，就如漳州木偶戏如今添上了LED灯饰，让它吸引年轻受众，而又不失传统韵味。

这是李老师难得的一次分享，从中可看出李老师对待绘画的严谨认真态度。李老师值得学习之处，在于他经常仔细考虑绘画对象的呈现手法和技巧，由此而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李老师也多方面、多层次地将他的绘画题材及思想主题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结合。通过这次访谈，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李老师绘画上未为人知的学习与创作历程、他坚守的艺术理念，以及他无私传承工笔画薪火的那份坚持。在此，向李福茂老师致敬！



李福茂国画班合照



纪策先生于半闲楼，背景为其早年初习画之时所临任伯年小品，并得其恩师施香沅先生代为落款。

游心于艺五十年 一访曾纪策先生

文 / 尤东暉

从纪策先生手中接过配合他这次个展而出版的书画篆刻特辑，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那方钤于封面左上角的“从吾所好五十年”印章。此印在用刀方面苍浑爽挺，透过白文的表现方式，五十年的功力尽显于其中。除此之外，这方印最精彩之处乃其章法布局——其中“从”字与“所”字相互交错，为印面增添了姿趣；后面的“十”字，以大篆的写法间杂于其它小篆为主的文字之中，却毫不突兀，反而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吾所好五十年”这印文，便是这次展览的主题，为纪策先生从艺五十个年头的一个记录、一个展示、一个难得的里程碑。特辑的封面以金色为背景，正是取此“金禧”之意。

“当年我的父亲看我对艺术有兴趣，便让我报读南洋美专。我可说是生逢其时，进入美专后有幸遇到了施香沅老师及陈宗瑞老师，还有一班要好的同学。这样一路走下来，一晃竟五十年矣！”纪策先生在半闲楼与我细说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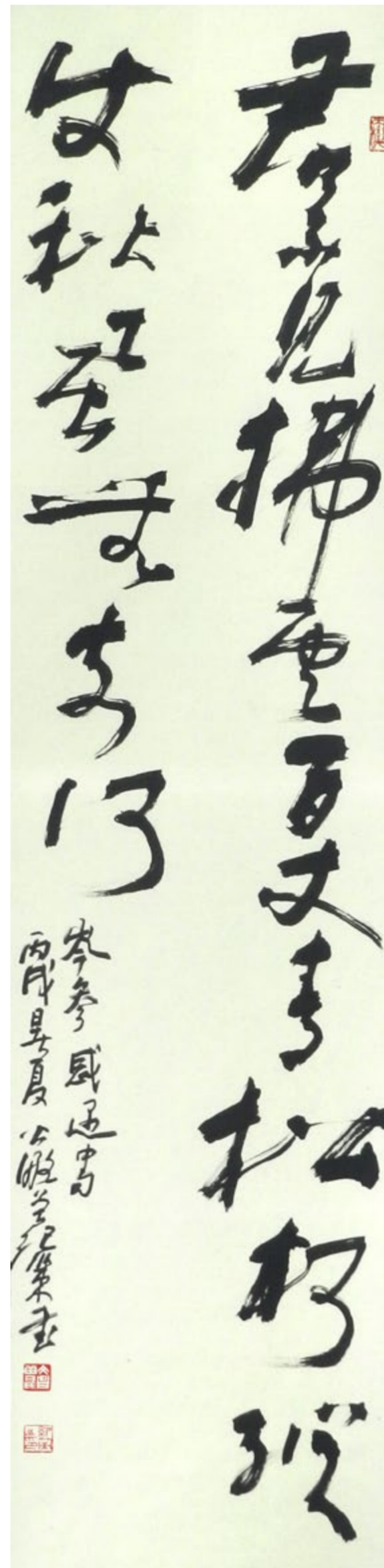
纪策先生1968年进入南洋美专，1970年毕业。“当年美专一星期有五天是西洋画课程，水墨画只有一天，但我与（陈）建坡兄、（李）福茂兄等几位喜爱水墨画的同学在课余时间常常到施老师家里去。施老师家里藏书和参考资料很多，可谓汗牛充栋，我们想看些什么他都让我们看，看完了以后也不要我们收，他说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整理的，看完放着便是。他常带我们参观展览、跑书店、古玩店，搭车全是他付钱的。甚至吃饭，也多是老师请的，把学生都当孩子一样看待。施老师是出了名疼学生的，当他的学生可真是幸福！你看这本特辑，我特意用了施老师63岁那年所题的‘曾纪策’三个字。”纪策先生对恩师的感念之情洋溢于言谈之中。



曾纪策《从吾所好五十年》

在新加坡，书画印皆精的艺术家并不多见，纪策先生可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在书法方面，受到施老宗碑的影响，纪策先生得力于《石门》、《史晨》、《张迁》等碑，也曾临清朝赵搢叔、邓石如、伊秉绶等大家之书。观其1994年个展特辑内的书作，纪策先生在这方面下过的苦功显而易见。后来他亦从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及明朝祝枝山书法中吸取养分，并勤读各家碑帖。纪策先生取各家之长而发展出来的书法风格，可谓独树一帜，其辨识度极高。他的行书最鲜明的特征便是结字多取倾仄之势，但往往一幅作品下来的视觉观感却又倚而不倒，反而营造一种险峻而痛快的感觉。当然，多年临摹的功力使其在用笔方面能做到笔笔中锋、力透纸背，是让整幅书作更显精神，反复观之愈见精妙的重要因素。

针对他这种书法面貌，纪策先生说：“这种倾侧之势并非我刻意为之，我曾见郁达夫先生书法亦有此势，我想这或许是个人性情的自然展现吧！我一直认为书法不应刻意去‘搞古怪’，书法几千年来，难道古人就不曾有尝试‘搞古怪’的？但是流传下来的碑帖经典，没有古怪的，因为它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经得起考验流传至今的，有的是神采、韵味、格调。虽然风格面貌各异，或潇洒风流，或质朴古拙，但是这些核心的法则却是共通的。”



曾纪策 草书（岑参、截感遇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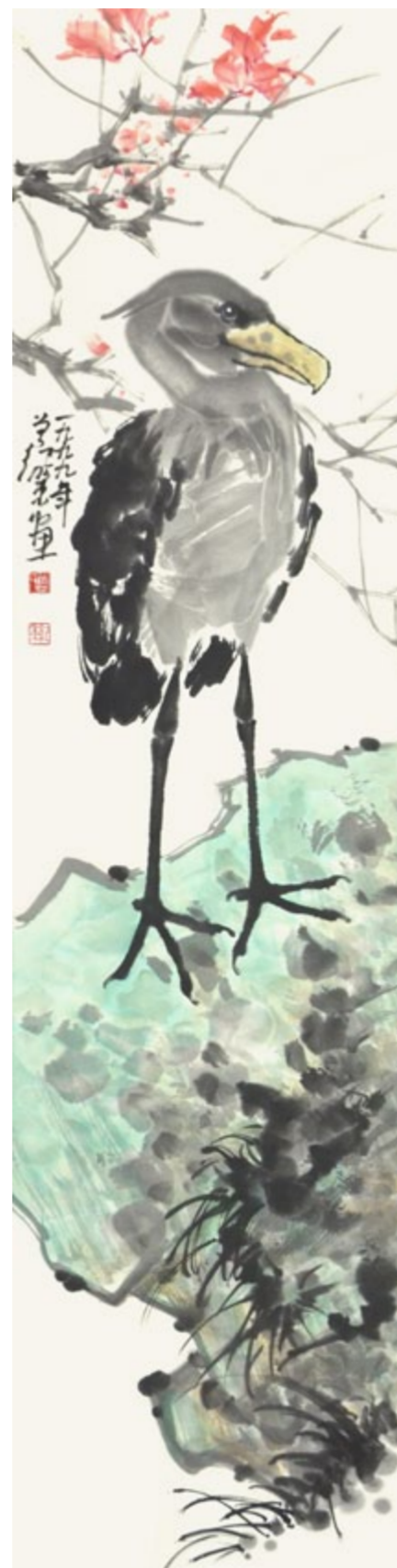


曾纪策《四君子图》

因着扎实的西洋画功底，配以中国水墨画的纯熟笔法，纪策先生的画有多元的表现。《四君子图》画的是传统中国画题材，用笔老练自是不在话下，构图安排足见其高明——梅兰竹菊从三个角落延伸，把视觉导向画的中央，款识亦从右边空白处开始一直往中央题去：“梅有傲骨，兰生大方，菊性淡泊，竹虚心。此四子前人赞之四君子也，为历来文人墨客爱吟咏、歌颂、描绘之对象，自古不断。余今兴之所至，濡墨挥毫写之，自谓尚略得诸君子神韵风骨而自得其乐。然只恐人笑余之食古不化，墨守成规，但余却享尽孤芳自赏之乐，岂不也快哉！”字里行间，其对传统文人精神的向往，显露无遗。



曾纪策 《花卉珍禽四屏》



花鸟题裁亦是纪策先生所擅长的。在用色方面，他好用柔和带粉的颜色，以写意的方式绘于纸上，往往为画面增加一份活泼、现代之感。譬如在《花卉珍禽四屏》里，他分别以淡淡的蓝、绿、黄、红配合浓墨写的鲸头鹤、苍鹭、丹顶鹤、鞍嘴鹤，及淡墨写的石头，画面恬静祥和而又充满生气与喜悦。静物方面，月饼、灯笼、粽子等节庆用品、雅石、热带水果等等，都是他常画的题材。纪策先生好游历，所到之处皆不忘对景写生，还曾于2003年把整50幅精彩的写生作品集结收录成《逍遥游》特辑。另外，其画作中亦偶见诸如收录在这次展出特辑的《大自然在咆哮》、《蓝黑交响》及《幻》的抽象作品。



课堂上示范作画

除了个人的艺术创作外，纪策先生亦致力于艺术教学。他自1987年其便于海南会馆授课，前后15年，2003年起并在重兴同乡会开班，至今14年不辍。同时他也受南洋艺术学院礼聘，教授水墨画课程，并担任啸涛篆刻书画会会长多年。由于本身曾受益于师长，纪策先生在教学方面延续了老师们的热忱，对学生是倾囊相授。上课的时候他虽然不失幽默风趣，教学态度却是不苟的。对于较年长的学生，他着重的是让他们画得写意开心，怡情为主；至于年纪较轻的学生，他则会在技法水准上有较严格的要求。除了在课堂里上课，他还像施老当年那样，常带学生到处写生作画、参展览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不曾大事招生，但多年来循循善诱，学生人数也颇为可观，对提携后进做出许多贡献。他的学生之中便有陈晓薇、卓志豪、程儒颖等多位开始在新加坡艺坛崭露头角的杰出新秀。这次的展出，他的学生们也都主动地帮忙筹划，足见深厚诚挚的师生情谊。

访谈到了尾声，我问纪策先生综合游心于艺半个世纪的心得，有些什么要对后辈说的话。他说：“从事艺术工作，要有一颗单纯的心。心若单纯，便能专注；专注以后，方能深入。除了要在技法上不断深入，在自身的学识涵养方面也必须持续提升，施老师当年也常提醒我们不可不读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字外功’。唯有这样，作品才会更有内涵、格调与值得不断玩味的地方，更加耐看。”他也建议年轻人要把根基扎好，不要急功近利。“在开始的阶段，要能守得住规矩，即‘不逾矩’。这样老实学习，日久有功，将来方能真正地‘随心所欲’。一开始不要太自由，后来才能真正地自由！”

“要记住一句话：‘过犹不及’。艺术的创作，当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合乎情理之中！”



古趣巧玩： 看陈信中的篆刻

文 / 张越翔

欣赏陈信中的篆刻印章，就让人联想到“虾上蚂蚁”。

2015年，丹麦著名多次获得“世界最佳餐馆”名衔的NOMA餐馆在暑假期间休业，到日本东京创办“快闪”概念餐厅，期间拍摄了纪录片《虾上蚂蚁》（Ants on a Shrimp）。NOMA以突破创新成名，主厨 Rene Redzepi 精益求精，从餐饮界熟悉的用料、菜式，至野外被人遗忘、毫不起眼的花草、生物中，不断地寻找新的创作方向，作出新的菜肴：牛肉和马铃薯 - 除了牛扒薯条，还可以作出什么菜肴，以什么新方式来呈现？

虽然信中不是“新肴”厨师，他的创作方式与NOMA餐厅有相同之处。印章、刻印艺术流传了千百年，除了印石、刻文字，这门艺术还有什么发展的方向？这也是啸涛篆刻学习小组探讨学习的问题。

信中在学美术时主修西画，副修雕塑，以素描绘画为底，但是对篆刻副修门科也很感兴趣。篆刻通常从文字开始排章法，在美专上篆刻班，在开始刻之前，黄明宗老师也要学生们先练字。信中说，他会专注刻图案，从视觉、外表、形状来找方向，自嘲是因为自己书法写字不好。再来，因为自己的设计有时天真、趣味性强，让他时不时反省，这样的发展，是不是有缺传统根基、有欠认真？其实，从视觉、外形进入篆刻设计不一定有错，毕竟中国文字起源就是“象形”。更何况，信中应用的纹案设计，大多都取自中国传统图案：比如橄榄子《三阳启泰》、十二生肖各个纹样以及各个形式的小型佛像，不怕远离了传统。



陈信中 《兔肖形印》



《三阳启泰》



《猴肖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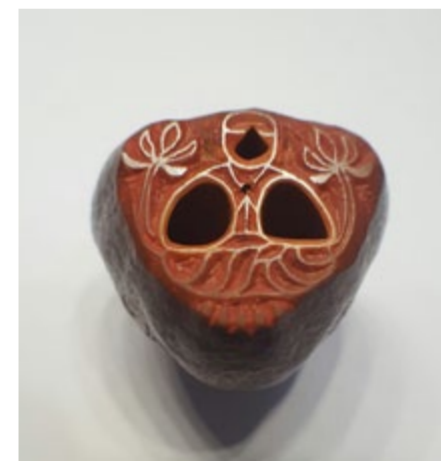
信中在古董店寻找适合刻印的木制家具配件



陈信中 《长宜子孙》（娘惹糕模 - 下）



陈信中 《一念智即般若生》（橄榄籽）



陈信中 《金鱼》（娘惹糕模 - 上）



2cm x 2cm



陈信中 《心经》边款（扁担）

篆刻里面包含了书法、构图，讲究虚、色、轻、重，又讲究趣味、讲究金石味，篆刻艺术把这些不同元素浓缩在内。但是理论太深奥，怕年轻一代懂得不深入。另一方面，信中在试验利用新材料、新设计的新方向的当儿，也担心会不会越走越远，离开篆刻朝向印花、版画艺术，或走向平面设计，远离美术，沦为装饰艺术。。。

在《虾上蚂蚁》纪录片内有一幕：是主厨Rene Redzepi 抵达了日本，马上和团队开会，看研究团策划了什么新的菜肴。十几道菜式当中，有一大半是NOMA在丹麦的餐馆已经呈现过的。Redzepi 拒绝了：“把我们在家成功做过的东西带到日本，用上一些日式配料、调味，这不是创新，只是抄袭了旧的一套，再给它调点日本味，不能接受。”这一幕其实也可以给算是海外华裔地我们一些对中华文化艺术创作的启发。



陈信中 《心经》（扁担）



陈信中 《拈花手》（酸枝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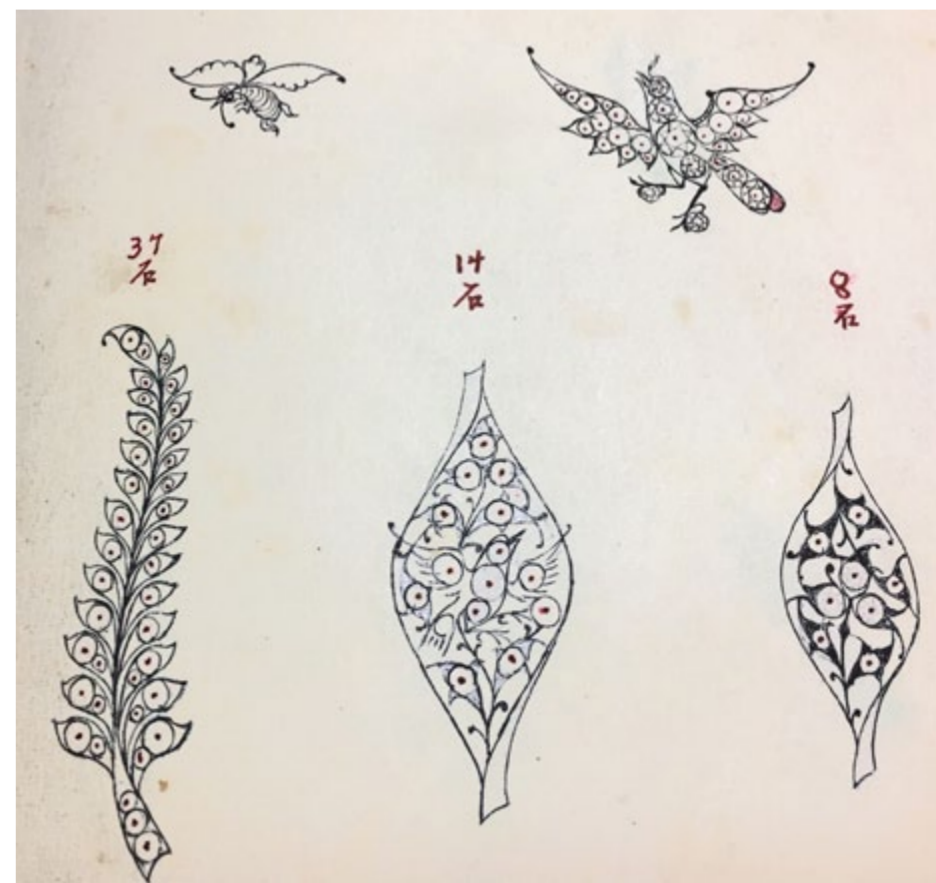
陈信中 《猪肖形印》（南山石）

篆刻艺术，以及其他的中华艺术形式，怕是拘泥不变，就会因为不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而面临淘汰、失传的危险。相反的，其实在信中的创新里，保存的不单单是篆刻艺术的传统，其中还借助维护了马六甲娘惹物质文化，古董器物及传统首饰工匠手艺的遗产价值。或许最能够代表“传统里创新、创作里传承”的作品，是从南山石刻出来的《诸（猪）事如意》一方印：在一块形状崎岖的石上面利用各面，刻出不同猪的体态，亦包括了典型中国纹样、极简线条、几何构造，体现了篆刻艺术内涵新旧交错的种种可能。

信中关注的是，不想“走火入魔”、越玩越深，孤芳自赏。或许我们不必太过执着结果，就把这类的创作当作是有两种可能发展路向的东西：一来可以把人更深入地带入篆刻这门学问；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启发艺术工作者对印纹、版画这类艺术的兴趣。无论是向篆刻还是向印纹艺术发展，要是新篆刻艺术的方向让人有各种启发、对各种艺术培养兴趣，何乐而不为？就算起初和篆刻艺术远离了，再走，还是印纹艺术；在艺术的世界里，不同的媒介还是可以连接上，最终，就算走远了，始终还是可以和篆刻艺术找得到共同点，依然可以给予观赏者进入篆刻艺术的门路。



陈信中 《樂》（鸟虫篆 / 乌梅木）



娘惹首饰设计图让信中联想到古人所刻的鸟虫篆



从“黑牡丹”说起（续完）

文 / 许梦丰

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在周世宗的英明策划经营后，渐趋平定。迨赵匡胤称帝建立宋王朝，吴越王、南唐、西蜀也逐个归服，国家版图基本统一。商业经济随着各河道的再度开发而蓬勃兴盛。京都汴梁，漕运河通淮、浙、荆、湖。东南部的商业经济亦随之发达。

牡丹的培植繁衍遂在汴梁（东京）和洛阳（西京）发展起来。尤其是洛阳有名园十几处，且洛人癖花，对牡丹繁殖、嫁接、杂交的技法领先当时，洛阳因之成为牡丹栽培中心，名冠天下。

据张琰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序云：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名公大人，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达，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古今华夏莫比。

北宋自开国以来便抑武崇文。商、宦游嬉宴乐，风俗奢汰。迨徽宗时尤甚，内院广搜奇石名花，畜养禽鸟走兽，以致四方骚动，然徽宗雅好书、画。一时文艺，绘事彪炳，直是空前。

长居洛阳的邵康节（雍）曾与章子厚等述及洛阳人对牡丹的鉴别云：洛人以见根拨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见枝叶而知高下者，次也。见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可见洛人对牡丹的爱好和熟稔程度。

欧阳修《洛阳牡丹花品序》载：牡丹出丹州（陕西）、延州（陕北）、青州（山东），南亦出越州（浙江）。而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名州名品，皆不能与洛花敌。洛人呼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等为“果子花”。至牡丹则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爱重如此。……钱思公（惟演）欲为牡丹作花品，凡九十余种，然余所经见而时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

又《风俗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帷幕。笙歌之声相闻，至花落乃罢。”钱惟演为洛阳留守，置驿站贡牡丹，为时人所薄。东坡《荔枝叹》（注一）末二句：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牡丹嫁接法在宋代深受重视并有新发展。有门园子（嫁接师）其人，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值五千，魏紫初出时接头亦值五千。牡丹新种奇型，因之层出迭起。

北宋洛阳牡丹的狂热盛况，大可与唐代长安媲美，或有过之。但在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入侵，掳徽、钦二帝北去。北宋亡，汴京洛阳园林尽被摧毁，牡丹花事亦随之凋残。

南宋在临安建都，牡丹在杭州得到发展，也出现了些新品种。而当时在四川天彭，却因民俗好牡丹，有京洛遗风，名为小西京。陆游《天彭风俗记》载：花时自太守而下，于花盛处张饮幕，车马歌吹相属。天彭之花，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

簪花是把花朵插在发髻鬓边当装饰，此风古已有之。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就是簪花写实图照。北宋王鞏《闻见近录》：“季春上池赐生花，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沈括《梦溪笔谈》载：韩琦守扬州，金带围芍药开四朵，韩邀王安石、陈升、王珪共

簪之，后四人皆入相云。

南宋宁宗宫廷宴会有赐簪花礼仪。姜白石《郊礼后灵泉宫薛谢纪事》：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叶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当然，皇帝赐与群臣的花肯定是较高贵的牡丹、芍药一类的真花或仿制品。

元代国祚短，牡丹花的发展也不受重视，品种凋零，是牡丹花的落寞时期。

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在河北省。牡丹栽培移到安徽亳州和山东曹州（菏泽），薛凤翔《亳州牡丹史》载牡丹品种274个，蔚为大观。北京牡丹种植也兴旺起来，除了皇宫、官署外，民间也有大型园地培育。当时宣武门外梁家园；清华园（北大西墙外）及阜城门外花园村的张园（惠安园）皆广植牡丹、芍药。

清代牡丹，以曹州（山东菏泽）最盛。蒋廷锡编《兖州府部》载：“牡丹初盛于洛下，再盛于亳州，至今而盛事悉归曹州。”当时曹州家家种牡丹若蔬菜然，而清宫御花园，官吏、名门别墅也广植牡丹。晚清颐和园国花台和崇效寺皆有栽培牡丹，尤其崇效寺牡丹更被北京人称赏乐道。每年花时，游人骈集赏花。解放后，朱德、徐特立、黄培炎等人都曾来此赏花。

1950年，北京人民政府采纳叶恭绰先生建议，把寺内牡丹移植中山公园。从此，要欣赏崇效寺牡丹，只能到中山公园去了。

历经清末外侮内乱、军阀混战、国共抗战。到二战结束，中国解放时，牡丹花事已凋敝不堪。建国初期，国步遭迍、百废待兴，又因政治路线颠簸冲击，牡丹花事，冷落萧条。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洛阳，听说牡丹濒临绝境，当即传令赶快抢救，恢复牡丹培植。除洛阳原有品种外，山东、河北各地不同品种牡丹，也陆续运往洛阳培育。洛阳牡丹一时又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

到文革期间，原本开始复苏的牡丹栽培事业又受严厉冲击。许多园圃的牡丹被挖掘丢弃，枝干砍去当柴烧。幸好牡丹根皮可入药（丹皮），好些珍贵观赏名种，在园艺家借这理由细心庇护下度过浩劫。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花卉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而蓬勃发展起来。国内牡丹品种历年递增，还引进日本、法国、美国等的改良品种。目前国内牡丹品种又1000多个。山东菏泽、河南洛阳及甘肃兰州，成为中国最大牡丹生产基地。每年秋后，菏泽、洛阳牡丹成株和盆栽大量运到国内外销售。各地花市在农历十二月初即可买到经暖房催生新苞的牡丹株。稍加浇灌便能在春节期间绽放。华贵雍容，为节日最佳装饰。

我从90年代起，每年春季，即北上赏花，海棠和牡丹，是我最爱赏的。娇羞绰约的垂丝、西府海棠，先陪杏、梨、桃、樱同开，彩毯般的郁金香也五颜六色铺满园地，似先为牡丹的登坛铺排号召；待海棠初谢，牡丹绽放，这时紫藤、丁香为花王护驾，随东风挥洒浓浓的香气。漫天高下飞舞的柳絮，舞出狂野不羁，青春浪漫的气息，挑动游春赏花的极致心弦。

赏牡丹，当然洛阳、菏泽的牡丹盛会是必到的，这两处花

会，游人云集，交通堵塞，万里花海，盛况非常。倘非亲临，无法想象。安徽铜陵牡丹以药用牡丹白凤单为主，花开时，雪海无际。四川彭州牡丹可能因雨量稍多，生长一般。江南以上海植物园牡丹为最，品种不少，也有引进日本牡丹。杭州花港边牡丹，枝干纵横，颇有看头。

牡丹生性爱干、凉，而江南一带雨水多、湿度大、夏季气温高，除了少数品种外，不太适合中原牡丹生长。不少江南名园牡丹，是秋季从菏泽、洛阳买来的三、四岁牡丹株、株丛不高，入土后来年春天便可赏花。

我爱牡丹、更爱赏北京牡丹。在四月中下旬，香山卧佛寺植物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各处牡丹竞放。植物园牡丹圃在丁香园对面，牡丹沿着山坡，偃着老柏绽放。牡丹的天香与丁香、紫藤的香气弥漫飘扬，漫步其间赏花，恍如仙境。景山公园北门旧有牡丹圃二畦，但四周列植长青为篱栏，芳泽难亲，只能远观。十余年前，景山公园大种牡丹，牡丹花树把景山公园团团围住。从东、西南门进入，沿路尽是牡丹、芍药。尤其面向北门的斜坡上，广植老株名种，间杂些海棠、紫藤、黄刺玫，又置假山奇石，游人可拾级或抄小径上坡，细亲牡丹芳泽，是最佳赏花拍照地点。

中山公园牡丹圃在长廊右边，作直线型排列，圃中也有老柏庇荫，种在靠长廊这端的牡丹，或因日照不足，长势稍逊，而种向小道边的则生势旺盛，花开特好。

“老梅花，少牡丹”是赏花人的口诀。梅花宜赏老干、赏古趣；而牡丹老干则气弱花少，易生蛀虫，很难侍候。然而北京公园牡丹管理人员却用尽心思，落力保养牡丹老干。在北京赏牡丹，我看到牡丹的“真美”。由于老少丛株参差高下种植，且有一定距离，让你从容品鉴，观赏各种不同类型牡丹。

而他处以密集堆排法种出列队成排的牡丹，高度一样，花时绿叶蔽枝、秬花聚顶，仰人颜面，犹如节日那些身穿同色制服，手持彩球在头上晃动招摇的游行队伍。虽然声势阵容好大，然而实无半点风神面目可观。牡丹被如此种植又何异路边编栏作篱的朱槿、宝巾？

北京公园牡丹，种植面积虽不大，但品种类丰富，老干劲挺，最叫我倾倒。建国初期于非闇的重彩工笔牡丹，冠绝一代。他往往把牡丹坚劲的老干、绿叶和秬花合绘一纸，神韵非常。



许梦丰《紫牡丹》



于非画《牡丹白鸽》

我对牡丹的深情或许从初中时代读了李汝珍的《镜花缘》写牡丹不从武后催花被贬开始。我欣赏牡丹的风骨高誉。现将六年前我写“景山牡丹”的一首七律附上，作为结语。

天知国色朝酣酒，故遣棠梨护锦衾。
晚出秣芳惊绝代，初闻高誉已倾心。
香凝襟袖浑欲醉，韵寓风姿费苦吟。
洛邑纷纷新苑圃，花时可似御园林。

注一：

《荔枝叹》 苏轼（苏东坡）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墩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糊边琴话

文 / 何梅田

裱画时间长了，看到的画也多，加上自己也喜欢书画这门艺术，对各流派画风的用笔落墨，也略知一二，所以每当有顾客拿自己的书画作品来装裱，我都能说出其师承流派，顾客大吃一惊，嘿嘿嘿……我也暗暗自喜……

有的顾客拿破损字画来修补重裱，如果只是生黄点，不是生红霉，黑霉，或者画件不酥脆，我总是建议暂时别去重裱，原因就是每重裱一次，画心多少都会受损。

曾有顾客，拿着用多层防水油纸包裹着的画轴来重裱，说是刚从一国民党后人手中购得，是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十分珍贵，要我小心！

这个小心，我自然晓得，连忙对顾客说：您开来看看……

让物主自己打开包裹，是买卖古玩行的规矩，据说有不良的卖主，在货上弄个手脚，例如一把折扇，卖主故意在某地方用胶粘着，你打开折扇，一大意不小心，用力过大，把粘者的地方拉破了……货物损了，这一损你就得任人宰割了！

顾客打开到一半，我就闻到高锰酸钾特有的气味，心中不禁叹了一口气，又是买到假字画了！

字画做旧的方法千奇百怪，有把字画任它风吹雨打再重裱；有水打湿画心，画面向下贴在裱桌上，经过无数次的重复打湿贴画心，最后画心出现自然的古光泽旧光泽，就大功告成！

现在更有利用新科技，什么红外线还是紫外线之类的光线照射，让纸质快速老化，这些方法虽然费时费力，做旧的效果却很好，不容易分辨其新旧。

而最简单的做旧，莫过于用高锰酸钾；或茶水渲染，更有的用尿液去腐蚀。

而用高锰酸钾做旧，虽有古气但是味道不容易去除，茶水染色则色泽太新；尿液做旧，色彩自然，而纸质又带有腐旧的感觉，然而制造过程总是有点那个吧……

在20多年前，善写诗作对子又会写字的陈耳先生还在世，我和他在画廊相遇，同观赏一把扇子，两面都是画，一是王一亭的菊花，另一面是虚谷画的松鼠，两人的画似是而非，陈耳先生是从书法上鉴定是伪画，我从扇面夹层所标志的商号，判定它是假造的！

虚谷、王一亭如何会在同一张扇面上做画，原因我不知道，虚谷生于1824年，1896过世，享年72岁；王一亭1867年出世，逝世于1938年，因此，可确定这把扇子画心的生产应该1938年之前，可扇子夹层里标志的生产商号是“苏州工艺”，艺字是简体字，简体字是有1958年才实施，我就是以此标志判定这把扇子是伪造的。

最近和一群画友闲聊到这把扇子，友人张兄说当时在南洋美专上课，水墨画老师吴墨林先生，也提过这把扇子，原来他也是先从这扇子生产时间，判断是伪造的。

新日交会·水墨交融 《新日水墨画交流展》汇报

文 / 潘汉耀

为促进新日两地的艺术交流，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与日本“国际墨画会”携手联办《新日水墨画交流展》，展出20位“啸涛画会”老中青画家，以及30位“国际墨画会”画家的50幅水墨画作。参展的啸涛会员包括：陈建坡、曾纪策、李福茂、赖瑞龙、许梦丰、郑木彰、胡财和、傅美珠、吴秋来、陈振文、黄进福、邓列成、苏宣石、张财、黄琪、陈晓薇、黄淑华、林娜、卓志豪、程儒颖。

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于2001年首次与日本国际墨画会结缘。此后，啸涛会员每年都受邀将作品送至日本参展，充分体现了艺术不分国界，而且是搭建两国友谊的桥梁。此展旨在让新日两地水墨画家交会，并在水墨交融之间达致艺术与心灵的交流。由于新日画风各异，此展献上了一场视觉飨宴。

此展于2017年9月16至21日，假“新加坡视觉艺术中心”举行。9月16日的开幕仪式上，啸涛会长郑木彰与国际墨画会会长香取琴水先后致词，表达对彼此相会与新日画风相映的欢喜之情和感恩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画作多以纯水墨创作，并展现东洋风格，实属难得。譬如在日方作品《雪竹图》中，石坂美穗将一幅水墨“雪竹图”画到了日本传统服饰——和服上，让中国艺术与东洋物品相结合，使画面新鲜有趣。国际墨画会会长香取琴水致词时，赞扬了啸涛会员的画作向来包含南洋题材以及中国传统题材，丰富精彩。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啸涛总务卓志豪亲手赠送了由他创作的一幅国画作品予日方会长香取琴水，以资感谢与留念。这幅作品描绘了新加坡人熟悉的胡姬花、本地水果山竹及传统糕点如红龟糕等南洋特色美食，别具意义。另外，啸涛副会长胡财和也亲手赠送了由他雕刻的一方陶印给负责翻译的朋友雷少玲女士，以表谢意。

展上热闹非凡，新日画家畅谈观画心得，不分你我。通过分享与交流，新日双方对两地水墨画的创作条件与技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展览第二天，啸涛全体理事尽地主之谊一同宴请了国际墨画会的来访画家们。双方相聚甚欢，结束时离别依依地合照留影。在此祝贺新日水墨画家友谊长存！



黄淑华《宅》



石坂美穗《雪竹图》



参展画家大合照

啸涛篆刻书画会出版

A Publication of Siaw-Tao Chinese Seal-Carv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ociety
280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5 HARVEST @ WOODLANDS #10-12 Singapore 757322

封面题字 - 陈建坡

编辑小组

郑木彰 | 胡财和 | 陈晓薇 | 苏宣石 | 黄琪

<https://www.facebook.com/siawtao>